

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
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

日月穿梭

آيات مع الآيات

「叙利亚」库雷特·扈莉
王复
译著



辽海出版社
دار نشر الترونتنتال الصينية

中 阿 典 籍 互 译 出 版 工 程
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

日月穿梭

الشمس والقمر
يتبادلان

「叙利亚」库雷特·扈莉
王复译 著



辽海出版社
دار نشر التركزات الصينية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日月穿梭 / (叙利亚) 扈莉著 ; 王复译 .

-- 北京 : 五洲传播出版社 , 2015.8

ISBN 978-7-5085-3204-2

I . ①日… II . ①扈… ②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叙
利亚—现代 IV . ①I374.5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3475 号

出 版 人 : 李红杰

策划编辑 : 荆孝敏 郑 磊

责任编辑 : 姜 珊

助理编辑 : 杨 雪

装帧设计 : 管 斌

内文设计 : 高 洁

日月穿梭

作 者 : 库雷特·扈莉 (叙利亚)

译 者 : 王 复

出版发行 : 五洲传播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

邮 编 : 100088

网 址 : www.cicc.org.cn www.thatsbooks.com

电 话 : 010-82003137, 010-82005927, 010-82007837

印 刷 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1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: 14.25

版 次 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: 56.00 元

送给她……

在那遥远遥远的一个往日，她，一位聪颖娇媚的少女来到了大马士革……一对明眸中凝聚着巴勒斯坦拉马平原上参天枣椰的鲜绿，一颗热情的心里激荡着阿卡河的浪涛……

送给

艾斯玛·吉布拉依勒·伊德祖母。

她用无限的慈爱拥抱了我逝去的年华。今天，仅将我饱含泪水和思念的日月奉献给她。

库雷特·扈莉



目录

第一部 / 1

第二部 / 63

第三部 / 179

第一部

(一)

很早很早以前，他对我已不陌生。

你们以为我们是初次相逢？

你们忘记了我们是这座古城中一条老街上的幼童。

你们说这是一次令我神魂颠倒的爱的冒险？你们莫非忘记了我的年龄？

当然，我的秀色乐于被人们的端详和品评；我那稚童般的欢笑使青春沸腾。

可是，我正步入四十岁的人生。

不过，这并非意味着四十岁人的感情日趋漠然、冰冷。相反，它正日益深沉、炽热，充满激情。

四十岁的人拥有二十年少不曾占有的财富，不可轻率用其冒险的储存。——这就是他以艰辛奋斗赢得的生活位置。

他用漫漫岁月的精神孕育着它，又用叹息和泪水为它洗

礼，欢庆它的诞生。

如此看来，四十岁人的感情绝非沉落，它只是更加敏锐，自私的程度更轻。

“爱情是自私的？”你们提出了疑问。

是的，爱情确是自私的。

人逢四十，付出日月代价的情感益发自私，它对权利的要求和坚持竟使感情退出竞争。

二十年少尚未经受过情感的波澜。

尚未理解全部生活正是由真情构成。

尚未把情感的代价交付给人生。

不，不！请不要冤枉我，说感情在把我冲撞。

那黑暗的年月比感情的力量强大，它曾企图将我掀翻，可是我却傲立岿然。

失望、暴虐、贫穷、痛苦和流落他乡……

今天说起来轻松安详。但是，倘若情感的神经后退崩溃，这每一个字都令人魂飞胆丧、随浪而亡。

阴暗的日子里，我曾视爱情为解脱，但它尚不能将我冲垮。那么，一次爱情的冒险，就会将我抛入波浪？

爱情……

我降生人世，生命的窗扇便向爱情开放，它抹平了各种情趣的界限和时间的隔障，在我胸中幸福欢唱。

爱情……

当它从我的眼中流露而出，悄悄地爬上了我的眉梢；当它在我的体内潜行，从我的指尖偷偷溜出；当它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不停地发抖……

啊，我经常迷茫：这是爱情？还是我自己。

说它使我不能自持？这可是另一个问题。

这样说，可能是出于我对爱情的崇敬。我总是挺身直立，以无比的景仰，去与爱情相会。

啊，请莫根据表象做出匆忙的判断，我今日的热切源于一个故事：

哈比布是我的一个老朋友。很老很老的朋友。

我们的相识久远，已经很久很久——这一点很重要——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个故事。

你们是这样急切，目光中闪动着好奇。那么，我马上就给你们讲。

不过，我一向坦诚，所以毫不隐讳，因为我喜欢这个故事，才想让你们也听听。

它是我生命链条上的一个环节，是我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中的部分篇章。

如果我讨厌那仅是个过去，是一个过时故事的逝去岁月，那么今天，我要把它作为一个未来的开端，一篇未完的故事加以怀念。

我和哈比布的故事就是未来。

为了明天，我愿意回到故事的开端。

(二)

我说要赶快讲这个故事，这可不对。

首先，如何能匆匆说清呢？它是那样漫长，在那一年又

一年的时光中缓缓流淌。

另外，它并非故事，亦非有规律的日记篇章。

它是往昔大洋中，没有时间顺序，断断续续的短暂时光。犹如丹青手不计日月，在自己的墙壁上随意泼墨，创造了一幅幅图案。却不知道，何时开始留下了第一道色彩的光。

是的，它只是一些用生活之线串联起的零散的回想。

那么，从哪一幅画开始？从哪一点回忆说起？

既然是谈哈比布，就从他作为一个男人想引起我注意的那一刹那谈起吧！而我，一个女子，在长久的遗忘之后重忆那一刻时，怎能阻止羞红爬上我的面庞！

贝鲁特哈姆拉大街的霍尔兹叔咖啡馆里……

八年前的时光……

啊，荏苒光阴！

这回忆想剥离我白云日月的幔帐，为我的幻觉送来了流淌着思念的记忆……

我只能给你们讲哈比布。但又不能将他和那些日月分割，使我们的故事脱离它特定的苍穹。

稍一回首，那些从未远离我思念的亲爱的人们立时涌入了我的心房……

B 迪姆，纪布伦，尤兰德，赛义德，法蒂麦哈穆德和贝鲁特的时光！

稍事回忆，就必得谈谈我那最珍贵的挚友——凯玛勒。他是我日月无法填补他的空缺的兄长。

你们当然知道他。

谁不知道这位可爱的巴勒斯坦诗人？

让我谈谈他？你们的要求和往常一样？

我，一如既往，一定给你们讲。只是困难、困难啊！

因为，我不能匆匆代过，亦不能拖沓冗长。

他不仅是我终生的朋友和兄长，更是阿拉伯祖国整整一个时期的象征。

要谈他，必得阻止我的泪水流淌，莫让回忆沉没于泪海的波浪。

说起他的业绩和他的生平，一切事件均黯然消失。

但是，请不要担心，我尽量不对他做过多的回想。

凯玛勒将通过我的谈话，亲自向我们观望。

身为终生之友，他将一如既往地干涉我的事务，对我的故事进行讲评。

他是个大孩子，很大的大孩子哟！哪怕他正因为忙碌不能同我在一起，亦不能忍受我将他长久疏远淡忘。

无论如何，他都将不时把我们观望。或匆匆一瞥，或说出一条意见、演奏一支乐曲，或把真理镌刻在祖国的墙壁上。

* * *

但是，为了使你们不在我的回忆中迷失，让我先给你们讲讲那个时期，或那个时期我的情况。

今天，1977年4月的我，大马士革大学的艾斯玛讲师，你们全都认识。

但是，这还不够。日月流逝，尽管我的个性不曾改变，反而铸造成型；尽管我的意见不曾动摇，反而更加坚定；但

是我的环境却一变再变，寡有安静。

我在国内度过了一段变幻不定的时光。原则、价值和人不停地变换着模样。

其间的日月更是匆匆作变，呈现令人莫测的色彩。

八年前的 1969 年，我二十九岁生命中的虚弱、疲惫和苦痛一股脑儿压在我的身上，使我的心衰老，使我的面容失却姣好。

那是因为，我觉得压抑心头的失望已在我的身体上留下迹象……

当时，我那侨居巴西的叙利亚丈夫刚刚与我离异，我那一对年方十岁的娇子，阿米尔和萨米尔，正在贝鲁特的寄宿学校里求学。我是在不幸的 1967 年六月战争时，把这对双胞胎送到那里的。

我独居大马士革，赋闲在家。他们扼杀了我的希望，关闭了我主编的、发行了五年的杂志。两个月后，又将我的哥哥投入牢房。除了新闻和教育，我别无所长。恰逢他们在寻找教师，我想以我的文学学士文凭进入教育界，却又遭到被拒绝的下场。

于是，我只得闭门读书、提笔撰文，消磨时光。

但是，应该承认，并非新闻宣传界单方面将我拒绝。我同时也拒绝了它，坚定不移地拒绝了。

因为我确信，只有教育，才能真正报效祖国，为未来服务。而宣传只为一个时期、为现存的阶段奔忙。

那时，我的物质生活并无危机。为了孩子，离异的丈夫不断提供帮助，相依为命的老祖母也不时从怀里掏出钱包，

取出我们所需。她像那些老式妇女一样，总在怀中珍藏着古老的珠宝、金币、银圆和其他它贵重的小东西。

哥哥像我一样，与他的妻子安排着他们的生活。他走的是一切老政治家和军官们的道路：当风云变幻、时日艰难时，便到律师事务所栖身，从那里赚取口粮。

律师的职业是一切被旧时代拒绝的人们的避难所。自然，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。

为什么？因为商业的大门已向所有的人敞开。

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每况愈下，度日如年。沉重的虚无感一年又一年地积压在双肩。

我为埋葬于闲散之间的抱怨唱着挽歌，为空白之中挣扎于弥留之际的青春哭泣。这空白中空气稀薄，产生着不尽的窒息。

谁说笃信者可超越周围的一切，过上特殊的生活？

谁说那里有远离公共生活的清闲？

我是大马士革的一部分。

那时的大马士革让人感到窒息、憋闷拥塞胸间。

我亦感到窒息，但并非因为工作之门对我的紧闭。不，我确信，这些大门迟早会对坚强的意志敞开。

这窒息亦非缘于大部分朋友或步入监狱的黑暗，或走向他乡而出现的孤寂。我本是这座城市中一个古老的爱国政治之家中的一员。从孩提时代起，就陆续看到了父亲、舅舅、哥哥等人被缚往监狱或流放地。

那令我窒息的原因是……

是那在空气中扩散、让人吸入心肺的恐惧。

那些莫须有罪名，并非附着于某些人，而是铺天盖地，落到全体公民的头上。从而出现了人类对于它屈辱的卑躬屈膝。

那窒息的原因，正是充斥于我们心中的怀疑。

对可被无稽之谈摧毁和移动的墙壁产生怀疑；对能够记录抱怨和叹息，并能对其进行惩治的万里晴空产生怀疑。

对任何一位普通公民产生怀疑，因为他可以把我们将作为“人”出卖。

对任何不平常的人怀疑，因为他可以把我们将作为一个爱国者出卖。

怀疑是一种可怕的疾病，它摧毁精神的自尊，杀戮心中的爱，熄灭眼中信念的光芒。

于是，我经常想到走。

但是，我却被束缚在大马士革，使我永远生活在其中，无法离开。

那也许是因为哥哥执意让我留下。他对我说：

“目前的斗争不是举枪而战，而是要控制情绪，昂首挺立。这一时期犹如流沙，许多人顺应潮流，被漠漠黄沙掩埋。但是，我们不！不要沉没沙海，不要瘫软崩溃，或像许多人那样退逃了之，或把自己出卖。每一位公民都应挺直他洁净的躯体，坚信着事业的最后胜利。

滞留的原因也许纯粹是我的信念。我坚信大马士革才是阿拉伯祖国抵抗运动的真正摇篮。1967年战争后的几个月，我竭尽全力，加入了抵抗运动。因为只有它，才能给我们不幸的漆黑日月送来欢乐的曙光和希望。

也许是……也许是对于开始新的异域生活的不知不觉的恐惧。

因为我面临两种选择：做他乡的叙利亚人，或做叙利亚境内的陌生客。

选择是最痛苦的，但我选择留在大马士革。

那时，我认为，留下，才是真正的勇敢。

这种想法滞留心间，一年又一年。我重新审视这一决定，胆战心惊地扪心自问：

勇敢在哪里？在滞留之中？还是跟随着出走？

(三)

大马士革。

我留在她的怀抱里，她却悄然消失了。

我抓紧她的臂膀，她却脱身而去了。

我指责她。她却向我诉说苦衷和不幸。结果，我只好封闭双唇。

于是，我依傍着她，和她共同期待。

期待什么？

不知道。

也许我们在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：我们检查着自己的承受力。然后，或是我离她出走，或是她愤然炸裂。

那时，为了看望两个孩子和许多朋友，我经常前往贝鲁特。但是一种隐秘的感觉却使我在那里最多滞留两三日。

我觉得大马士革疾病缠身，就要丧失记忆。只要想到它

随时都可能将我遗忘，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对待我，颤栗顿时传遍全身。

我无须告诉你们，那时，对于我和任何一个公民来说，前往贝鲁特绝非易举。

从一种极有限的观点来看，对于与我有关的事，他们操纵着处置的权力。不正是他们，让我哥哥在监狱的黑暗中熬过了两个月，并且封闭了我们的杂志？

不正是他们，在党^①发生分裂后的几天，从我家中抓走了凯玛勒，将他投入监狱吗？当他逃离铁笼时，又再次来到我家，请我们帮助他逃往国外。

B 迪姆呢？在前往贝鲁特之前，不也是在我家藏身避恶吗？

还有穆因、玛进和其他党派的朋友们，不正是在避人耳目之时，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的吗？

同时，我十分清楚，那危险的罪名——“资产阶级分子”一词——每天都要数百次地降落到我的头上。

我不停地摇着头，保持着可怜的、伤心的沉默。

但与此同时，绝大部分说出“资产阶级分子”这个词的人都不理解它的真实含义。更有甚之，他们对我亦一无所知。

那时，此词已偏离了它的真实含义，被强加于任何一位参加过昔日斗争的公民。即使他是党内先驱，也无法逃脱。

① 本书中所说的党指阿拉伯的复光党。

我的话题似乎扯得太远了。但是，我必须使你们了解那种环境。

如若你们不了解诞生了我和哈比布的故事的环境，又如何能理解故事本身呢？更何况，如果我俩身处不同的环境，又如何会出现关于我们的共同的故事呢？

有时，正是环境本身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故事。

八年前我的环境……

我的一个亲爱的女友自尽身亡，我的一个男友精神分裂至死，另一个朋友离我远去，还有一个出逃异邦。

这就是我的环境。请揣度一下我的感情和不幸吧！脑血栓使祖母失去了知觉。我，哥哥和医生伴在她的床边，一筹莫展，最后把她送到了没有地址的未知的世界。于是，我和我的日月均戴上了黑纱。

啊，我的祖母！总有一天，我会给你们详细地讲讲她……

她——一位聪颖娇媚的少女，在那遥远遥远的一个往日来到了大马士革。一对明眸中凝聚着巴勒斯坦拉玛平原上参天枣椰的鲜绿，一颗热情的心里激荡着阿卡河的浪涛……

她就是我的祖母艾斯玛。

我继承了她的名字，但孩童时代却不曾喜欢它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我对它产生了感情。今天甚至对它产生了爱恋。可能因为它像它的主人一样，始终以爱和慈祥拥抱着我。

她的离去令我恐惧，将闭门寡居的我抛入了一个更残酷的环境之中。

而我的两个儿子又远离我，在贝鲁特的寄宿学校里挨着艰辛的日子。

于是，我开始在哥哥家里打发掉大部分时间。

但就在此时，1969年的春天，黎巴嫩出现了动荡，一个个痛苦的消息纷至沓来：

支持抵抗运动的示威青年和警方或是军队发生了冲突……

我的一位记者同仁，亲爱的黎巴嫩朋友纪布伦参加了示威游行，头部受了伤……

我急忙拨通了黎巴嫩的电话，刚刚知道儿子安然无恙，便在听筒里听到了纪布伦的声音，知他伤势不重，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地。可是，刚刚知道形势稍有平息，一位党内的朋友竟在一个清晨跑来了，告诉我，昨天夜里，贝鲁特的一些居民区发生了爆炸事件，恐怕是对前些日子冲突的报复。结果，游击队员和黎巴嫩人之间几乎爆发了一场危机。

在我从爱国主义立场考虑这悲剧性的消息之前，首先考虑到了两个儿子。于是，心发抖了。

我必须前往贝鲁特，把他俩接回大马士革。

一位身居领导岗位的朋友答应我在下午给我弄来去贝鲁特的许可证。

翌日，我驾驶着自己的汽车，背负着我的悲伤、焦虑和痛苦，向贝鲁特急急驶去。